



陈猛◎著

即使面对黑暗，也要保持一颗光明的

特案

| 侦查组 2 |

INVESTIGATION UNIT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.

特案

| 侦查组 2 |

陈猛◎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特案侦查组 . 2 / 陈猛著 . -- 南京 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, 2017.5

ISBN 978-7-5594-0186-1

I . ①特… II . ①陈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076430 号

书名	特案侦查组 . 2
作者	陈 猛
选题策划	涂继文
责任编辑	丁小卉 姚 丽
文字统筹	范晨曦
出版发行	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集团地址	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, 邮编: 210009
集团网址	http://www.ppm.cn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jswenyi.com
印刷	大厂回族自治县彩虹印刷有限公司
开本	710×1000 毫米 1/16
字数	260 千字
印张	18.5
版次	2017 年 7 月第 1 版,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5594-0186-1
定价	36.00 元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 录

Content

案卷一：雨夜清道夫 /001

案件编号：D030132201105121577

立案单位：东圳市公安局刑警队特案调查组

立卷人：李广通 陈猛

立卷时间：2013 年 3 月 12 日

终结时间：2013 年 3 月 31 日

案卷二：十八烊铜狱 /050

案件编号：D030132201105121937

立案单位：东圳市公安局刑警队特案调查

立卷人：李广通 陈猛

立卷时间：2013 年 5 月 6 日

终结时间：2013 年 5 月 29 日

案卷三：恶魔的飨食 /109

案件编号：N030132201105122357

立案单位：南塘县公安局刑警队

立卷人：李铁

立卷时间：2013 年 7 月 11 日

终结时间：2013 年 7 月 29 日

案卷四：空白的人 /207

案件编号：D030132201105123402

立案单位：东闽市公安局刑警队特案调查组

立卷人：陈猛 仲祥龙 翟桐

立卷时间：2014 年 4 月 3 日

终结时间：2014 年 5 月 27 日

案卷一：雨夜清道夫

案件编号：D030132201105121577

立案单位：东闻市公安局分局特案调查组

立卷人：李广通 陈猛

立卷时间：2013年3月12日

终结时间：2013年3月31日

火，在叶子和草丛中燃烧，那么绿，仿佛每个夏天都是最后的夏天。

——丹尼斯·莱维托芙

楔子

晚上十一点，王守琛回到家时，妻子正在洗澡，磨砂玻璃上挂着水汽，描出一个臃肿的人形。

他随手将外套丢在一边，无聊地打开电视，身体缩进沙发的一刻，心情也好像跌进了谷底，不清不楚的落寞油然而生。

过了一会儿，妻子赤身裸体地从浴室里走出来，经过电视机前，他甚至都没有抬眼。

他和妻子结婚二十年了，一个身体翻来覆去看了二十年，每个细节都烂熟于心，再也激发不起他的任何欲望。

他甚至忘记了上次和妻子做爱的时间，上个月，上上个月，还是半年前，算了，反正是很久之前的事。

妻子到卧室套了一件睡衣，走出来坐到沙发上，默默地修剪起指甲。那只可爱的松狮缓缓挪到妻子脚下，轻轻附着在她的脚背上，时不时用舌头舔舐她的脚趾。

妻子本能地缩了缩脚，一脚将它踢开：“讨厌！”

那一刻，王守琛恍然感觉那一脚踢在了自己的肚子上，踢得他五脏六腑都舒服了。他忍不住想到了 Nina——一个让他品尝了真正的，原始欢愉的女人。

那是一颗红灯樱桃，酸甜诱人，瞬间激活了所有感官记忆。

王守琛谎称还有工作，起身去了书房，回手锁上门，打开微信，见到 Nina 发的新的朋友圈——点赞者，人人有份。

他随即点赞，随后屏幕上出现了一组高清图片：银光闪闪的金属项圈、紧绷光亮的漆皮头套、粗壮精致的黑色皮鞭，还有那在粉色高跟鞋包裹下的双脚。

他的欲望被彻底撩拨起来，掉进了一个欲望营造的迷离幻境。他幻想自己跪在地上，高高地撅起屁股，一双玉足放肆地踩在背上，缓缓地，向更深更隐秘的地方撩拨。

他隐隐感到一股冲击，愈来愈重，愈来愈清晰，一下接着一下，他想抵抗，却忍不住沉溺，痛苦又充满愉悦，直至被彻底击碎。

高潮伴随一声低吼而结束，王守琛大气吁吁，回归现实。窗外滴滴答答的，不知什么时候下起了雨，他想到公文包还在车里，里面有一份未读的合同，就匆匆打扫了战场，提起裤子，走出书房。

妻子已经睡了，王守琛打开门，见门前放着一个纸箱，忙警惕地左右看看，甬道上空荡荡的，空气里透着一股隐隐的腥味。

他抱起箱子，见上面嵌着一张卡片，上面写着：你的那份。

“我的那份？”他嘀咕着撕开胶带，一股怪味扑面而来，是女人的体香，却混合着腥臭。

他掀开箱盖的瞬间，突然“哎哟”一声，猛然将箱子丢了出去，里

面的东西被甩出来，滚落到台阶下面。

那是一只人的脚掌。

王守琛镇定了一下，小心翼翼地走过去，他缓缓拿起那只脚，心中充满恐惧——这是真实的女人的脚，柔软光滑，脚趾、脚背、脚踝，每个细节都堪称完美。

这是谁的脚？

他忽然想到刚才 Nina 发的那条朋友圈，当时他以为她不过是在深夜发骚，就点了赞，没想到真的收到一只人脚。

它是 Nina 的吗？

那一刻，王守琛心中的恐惧被一股莫名的快感消释了。

01

今天是我二十九年的人生中最黑暗的一天！

就在刚才，我深深伤害了蔡小静！

蔡小静是我女朋友，半小时前，我们又吵架了。

起因是分局内部调整，我有机会从特案调查组转到办公室文职，蔡小静便坚持要我离开特案调查组，我迂回地拒绝，一次普通聊天就演变成了“撕逼”大战。不……是撕我大战！

蔡小静哭得梨花带雨：“从我们谈恋爱开始，你就一直忙忙碌碌，你陪我吃过几顿饭，看过几次电影，一只手都能数得过来，别人过节都是你依我依，我们过节不是你在出现场，就是在审犯人……”

我说：“小静，你听我说……”

她打断我：“说什么说，有什么好说的，今天你必须给我一个说法，你是要你这身警服，还是要我！”

我又气又心疼，没想到电视剧里的狗血桥段在我的生活里真实上演了，我正极力安抚她，师父的电话就打了进来。

我暗骂一声娘，这个关键时刻，他也来搅局。

蔡小静知道是师父的电话，眼神要把我生吞活剥了似的。

我干笑一声：“亲爱的，我接一个电话，接一个电话……”随后用力按下接听键，好像在按师父的脑袋。

师父的声音传来：“你在哪儿呢？”

我将声音压进喉咙里：“我这里忙着呢，有事回头再说！”

师父丝毫不在意我说的话，顾自说：“零点五分接到报案，虎泉北路 115 号新城公园内发现一名受伤女性，报案者称该女性只有上半身，目前生死不明，你立刻去现场！”

没等我回应，他就挂了电话。

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，在这个紧张时刻，竟然出了命案。

我转过头，见到蔡小静阴沉的脸色，知道她已然猜出了电话内容，忙赔笑道：“亲爱的，我得马上出去一下，有一个重要的命案现场需要处理。”

蔡小静一脸阴翳：“你每个现场都非常重要，它们永远比我重要，你可以走，但如果你从这里走了，我们就彻底完了！”

时间紧迫，我没时间化解她的无理取闹，转身拿上警服就往外走。蔡小静见我来真的，施展起撒泼大法：“你滚了就别回来了，你这个浑蛋，浑蛋！”

此时此刻，我正举着伞，站在大雨中，心碎了一地。

雨中，警灯和救护灯连成一片，红蓝相映。

我站在师父身后，忽然有一种想要上去揍他一顿的冲动，我进入特案调查组，内分泌失调、感情触礁、磁场混乱，全部拜他所赐。

就凭这些，我真应该给他一拳。

但转念一想，这个男人培养了我破案的逻辑，传授了我丰富的经验，教会了我刑警的担当，他让我学会了珍惜生活，关怀生命。

那一刻，握紧的拳头又松了。

两年前的“自体爆炸案件”之中，大龙和李小瑶被未知病毒感染，经过抢救，大龙脱离危险，李小瑶却由于出现并发症而去世。

案子完结后，师父突然就离队了，甚至没有给我打一个电话，我跑去问俞队，俞队说师父办理了停薪留职。

至于他去了哪里，谁也不知道。

师父的不告而别让我耿耿于怀，他离队后，我、大龙还有陈刚被编入其他中队。

有一次，我和法医老迟吃大排档，突然怀念起师父，不免一阵伤感，他一边撸串，一边说：“别哭丧着脸，一副你师父死了的样子，放心吧，他肯定还活着呢，没准哪一天，他突然就回来了。”

老迟的话没说错，半年后，师父突然回到了分局。

我和大龙激动万分，我问他这半年里去了哪里，他说他去了丽江，一直住在当地一家特色客栈里，他说到了迷人景色和风骚的客栈老板娘，一副人间天堂的样子。

我说：“那你怎么突然回来了，你应该和那个风骚老板娘结婚，再生个孩子。”

我本以为他会煽情地说“我舍不得你们，舍不得刑警队”，结果他点了一根烟，慢悠悠地说：“我的钱花光了，我要回来继续赚钱，再去找我的老板娘。”

当时刑警大队扩编，除原有中队外，新增特案调查组，师父就是组长。

我和大龙重新回到师父身边，陈刚由于家庭原因继续文职工作，经选拔，茶壶带着全局同事既羡慕又恐惧的目光加入了我们。

我再次和我既崇拜又厌恶的中年胖子站到一起，并肩战斗了。

大龙推了推我：“想什么呢？”

我这才回过神来，看到了那个半截女人裹在透明塑料袋里，腰部以下全无，双手也没了，眼窝子是空的，在雨水的刺激下，朝外泛着血沫泡子。

我虽然见惯了罪案现场，但冷不丁见到这样的残肢，心还是猛跳了一下。这时，救护人员正将半截女人朝救护车上抬，师父抓住一个白大褂的手问道：“她死了吗？”

白大褂摇摇头：“还有呼吸，但很微弱。”

师父松了口气，微微颌首：“拜托，请一定要救活她！”

接着，救护车消失在了雨夜里，我们这才注意起报案人来。那是一对中年夫妇，今天是他们的瓷婚纪念日，吃过晚饭，两人驱车来公园散心。

丈夫称，起初妻子听到一阵咿呀的声音，很微弱，他们没在意，但声音持续传来，他们就开车寻找，结果在长椅下看到了这个半截女人，怪声正是她发出的。

大龙很好奇，为什么她发出的是咿呀声，而不是“救命”之类的，他的疑问很快得到了解答：这个受害者的舌头也被割掉了。

只一刀，从舌根部位切掉，干脆利落。

看来凶手早有准备，料到即使这个女人获救，她也不能开口说话。

02

事情还不算完，受害者嘴里被塞了一张身份证，经比对，系她本人。

师父拿着那张身份证，意味深长地说：“这是凶手的挑衅呢，这家伙料定就算我们确定了受害者身份，也找不到他。”

刘美薇，三十二岁，照片里的她五官端正，稳重大方。

我们通过户籍地址找到了刘美薇的家，住在那里的是她父母，随即又联系到刘美薇的丈夫徐杰。此刻，出差在外的他正在回程的车上。

刘美薇是“金玉良缘婚纱连锁店”的储备店长，据同事称，昨天下午，

刘美薇说生理期来了，就提前请假回家了。

当时是四点半，而那个同事说得很笃定。

经过一番核实，我们确认了：昨天下午四点半至晚上十二点间，刘美薇确实未联系任何朋友和同事，也没去父母家，只是和丈夫徐杰通过一个电话，通话时间是三十五秒。而在随后对其邻居的走访中，我们也未得到有价值的线索。

关于刘美薇的遭遇，所有人都表示无法相信，而对她的评价，也是清一色的五星好评。

初步取证下来，基本可以确定刘美薇是一个性格稳重、形象正派、社会关系没有异常的非高危人员。

但凶手为何偏偏选中她，并加以残害，这实在可称得上是泯灭人性了。

没过多久，一个背着登山包，拉着行李箱的男子跌跌撞撞地冲进医院，他是徐杰，此时刘美薇仍在抢救中。

得知自己如花似玉的妻子被残害成这个鬼样子，且生死未卜，这个身材颀长，看着挺斯文的年轻男子一下子崩溃了，跪在地上号啕大哭。

那一刻，我突然有了一个不该有的想法：徐杰心中是否真的希望刘美薇被抢救过来呢？如果妻子就这样死去，他肯定痛不欲生，但时间终会抚平一切；如果妻子没死，他的后半辈子就要照顾一个不能言语、半身不遂的女人。

这固然是真爱，也是真正的悲剧。

徐杰对我们汇报了他的行踪，他已到南方出差有一周。

“每天晚上，我都会和小薇通电话，昨天下午，她也说了身体不舒服，要提前休息，当时她语气正常平缓，并无异常。”徐杰说着又哽咽起来。

我们先前比对过刘美薇的通话记录，知道徐杰所言属实。师父递了一包纸巾给他：“刘美薇有没有和你说过，她得罪过什么人，或者你得罪过什么人，可能报复她？”

徐杰擦着眼泪摇着头说：“她性格很好，从来没和别人发生过冲突，

更没得罪过什么人，我为人处世也比较小心，不可能有什么仇人。”

师父又问：“恕我冒昧，她有没有向你提起过，自己遭到骚扰或恐吓什么的，比如前男友或慕名追求者？”

徐杰还是摇头：“她感情史很简单，我们结婚前，她就谈过一次恋爱，双方和平分手，至于追求者，她也没有提起过。”

这样一来，基本可以排除情杀和仇杀了，徐杰和刘美薇家境一般，财杀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。

案子进了死胡同，一个平日温柔和善的职场女性被残害，却找不到任何理由。

我和其他人等在手术室外，心里不禁又挂念着小静。

下午一点十分，手术结束，长达十小时的抢救保住了刘美薇的性命，但这只是暂时的，她还没度过危险期，随时可能出现并发症。

刘美薇的主治医生老秦摘掉口罩，叹息着说：“我在急诊科二十年，也见过各种原因导致身体残缺的抢救者，但这样恶劣的情况，我还是第一次见到。”

办公桌上是技术中队在刘美薇被抢救前拍下的照片，老秦严肃地说：“受害者双眼被灌了浓硫酸，已彻底失明，舌头也从根部被割掉，丧失了语言功能。两个乳房被全切，双手也从腕部被切除，同时腰部以下，包括臀部、双腿在内的下半身也被切走了。”

师父一脸凝重，问道：“工具呢？”

老秦说：“根据切割部位的断面和出血量分析，凶手应该使用电锯一类的器具，但由于手法精细，加之在切割前受害者被注射了麻醉剂，所以她在被抢救时还保有生命体征。”

师父说：“看来凶手是故意留她性命的。”

老秦又叹息一声：“就算她能活下来，今后的生命也将依靠仪器和药物度过，毫无生活质量可言，只是个能够呼吸的活物而已。”

师父微微颌首：“这比直接要了她的性命更残忍。”

我和大龙对视一眼，都很感慨，人生最大的幸福莫过于身体健康，无法想象刘美薇醒来的一刻，要如何接受这残酷的现实。

双眼被腐蚀致盲、舌头被割，女性傲人的胸部和双手及下半身被切除，这种折磨，堪比古时恐怖的酷刑，这个凶手为什么会对刘美薇有这样大的仇恨？是心理变态虐还是另有瓜葛呢？

答案无人知晓。即使刘美薇苏醒，一样无法提供有效线索，她看不到、说不出、写不了，凶手剥夺了她任何一个可能提供他身份的机会。

03

案发二十四小时后，案子仍旧毫无进展。

由于案件性质恶劣，分局长要求限期破案，并分派其他刑警中队的同事到我们特案调查组协助，进行外围调查。

会议室里烟雾缭绕，大家又进入惯例的案情分析会，烟也抽起来没了完。

师父首先点了茶壶的名：“小翟，说说你的想法。”

茶壶本名翟桐，是我警校的师兄，话少，不论遇到什么事情，总是一脸冷淡，但他冷知识储备十分丰富，观察力很强，大家就给他起了这么个外号。

俗话不是说吗：茶壶里煮饺子，心里有数。

这时，茶壶听了师父的话，沉吟说：“我认为应该继续调查刘美薇。”

大龙补充说：“这两天，我们询问了刘美薇的丈夫、父母，还有朋友同事邻居，已经足够了解了，还需要认识什么？”

茶壶摇头说：“这些人对于刘美薇的评价都带有个人色彩，或许他们眼中的刘美薇并不是真实的刘美薇。”

大龙忙问：“哪里有真实的刘美薇？”

茶壶笑了笑，望着大龙说：“社交软件。”

大龙有点恍然：“你是说朋友圈？”

茶壶点头说：“人们在制造、分享社交状态时，大致归为以下原因：一、表示喜爱；二、发泄情绪；三、得到认可；四、娱乐消遣；五、满足认知需求；六、建立社会联系；七、自我表现；八、打发时间；九、记录生活，等等。社交软件每一条状态的更新都是我们人格的延伸，它在反映着你是什么样的人，至少是你想让别人认为你是什么样的人，所以发朋友圈就相当于自我打标签并当众展示，尤其你不认识某人或者刚认识某人，对方社交软件的状态就是判断他的重要途径之一，虽然并不至于百分百准确，但要比其他途径来得更直白和准确。”他说着用手机翻起众人的朋友圈：“比如师父的朋友圈都是各种养生类文章的分享，这说明师父很注重自身健康和保养，推断他已人到中年，身体机能走了下坡路，他理所应当地关注这些信息；比如大陈的朋友圈基本都是各种秀恩爱，这说明他现在正在恋爱，而且很享受恋爱的状态，想要更多人知道，带有明显的炫耀心态；再比如大龙的朋友圈都是各种内涵句子。”

大龙呵呵一笑：“这能说明什么？”

我插话说：“这能说明你就是个闷骚鬼。”

“小翟的思路没错。”师父思索着接话道，“我们下一步调查一下刘美薇的朋友圈，并将过滤范围扩大到QQ、微博等社交软件上，看有没有疑点。”

忙碌了两三天，刘美薇的社会关系被我们过滤了一遍，却无异常，刘美薇的社交软件上多是一些个人心情配上自拍、美食或风景，透过那些文字和照片，我们恍然能够勾勒出她阳光纯美的样子。

随后，我们进行了第二遍过滤，依旧毫无发现。

茶壶将刘美薇的所有自拍照全部冲印出来，编好号码，贴在玻璃板上，从中午一直盯到下午。

这期间，任凭我们说话，讨论案情还有来回走动，他都岿然不动，直至突然开口道：“我想我找到方向了。”

大龙问：“什么方向？”

茶壶说：“开始，我以为利用五种人格理论，即通过外向性、宜人性、尽责性、情绪稳定性和开放性五种特性分析刘美薇，或许可以得到关于她真实性格的线索，但你们想过吗，凶手为什么要这么对待她？”

大龙说：“变态呗！”

师父和我望向茶壶，他忽然从椅子上蹿起来，走到玻璃板前，指着刘美薇的自拍照说：“如果抛开那些理论分析，单纯回归到照片本身，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她的双手其实很漂亮，纤细白皙。”

大龙说：“让你找线索，你看人家的手干吗？”

茶壶说：“她的手或许就是线索！”

师父感觉有趣：“说说看。”

茶壶继续分析说：“除了手，仔细观察，你会发现刘美薇的身材也很棒，虽然都是职业装，比如这张。”他指了指七号照片和十五号照片，“这张胸部丰满，上围傲人，而这张则凸显了她圆润的臀部和修长的大腿！”

大龙说：“真看不出来，你小子还是OL制服控！”

茶壶不理大龙的茬：“正常情况，男人看到这种照片都会浮想联翩，而刘美薇被切走的恰巧是这些部位，双手、胸部、臀部还有大腿，这说明凶手很可能对这些部位有一种过分的迷恋。”

师父一脸疑惑：“过分迷恋？”

我提示说：“你是说对人体特殊部位的迷恋吧，比如恋手癖、恋胸癖、恋臀癖、恋腿癖和恋脚癖，等等。”

茶壶点头表示认同，大龙思索一会儿，又说：“刘美薇的舌头也没了，凶手不会也迷恋舌头吧？”

茶壶解释道：“当然，这世界上也有恋舌癖。除去生殖器官，舌头、手、乳房、大腿和脚都是人类能引发异性性趣的区域，但在某些人眼中，人体一些别的部位更能引起他们的性心理。只要不是过分迷恋，不到唯舌不欢、唯手不欢、唯胸不欢的地步，都可以接受。”

我忽然想到之前看过的历史奇闻：

一个叫 Lady Seymour Worsley 的女人嫁给衣冠楚楚的丈夫 Richard 后，Richard 却不能和她过夫妻生活，他的癖好很特殊，必须通过偷窥她自慰、刺激性感区或者和其他男人发生性关系，才能激发自己的性欲。

茶壶说：“当然对这种特殊性癖好，不同人有不同的反应，我们也不能一味提倡或鄙视，其实我们也都有潜在癖好，只是没被发现或激发。”

大龙一脸惊恐地说：“糟糕！”

我问：“你怎么了？”

大龙说：“每次洗完脚，我总会闻半天，难道我是恋脚癖！”

我说：“那你回家和自己的脚丫子谈恋爱去吧！”

大龙嘿嘿直笑：“耳朵也是人的性感区，应该也有恋耳癖吧，为什么凶手没割走她的耳朵？”

师父接话说：“或许这是凶手故意为之，他知道刘美薇会获救，留一双耳朵给她，让她听到亲人和警察的声音，那种绝望和恐惧远比割走她耳朵更残忍！”

我们都沉默了，这个凶手实在是丧心病狂。

过了一会儿，我打起精神提出疑问：“一个人既是恋舌癖，又是恋手癖尚且说得过去，他可能同时迷恋那么多部位吗？恋舌、恋手、恋胸、恋腿还恋脚？”

师父说：“凶手切走刘美薇一部分身体，极有可能与畸形迷恋有关，但他本人绝对不是畸形迷恋者。”

我问：“那他为什么这么做？”

师父想了想，说：“或许，它们给了需要的人们。”

大龙问：“大街上那么多女的，为什么凶手偏偏选择了刘美薇？”

我说：“他们之间肯定有某种联系，那就是破案的关键！”

正在这时，医院打来电话，刘美薇苏醒了。